

# 残缺之美

——论汪曾祺的小说

黄立华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以往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都是强调其表现生活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特征,这也确实符合作者对其小说的自述。由此出发,评论界多是注意其创作中正面表现上述内容的作品。但实际上,他有许多小说恰恰是从相反的方面着手的,即通过对生活中许多不如人意的残缺现象的描绘,激起读者对人生美好、温馨一面的期待和渴望,这些作品成为作者完整表达其人生观念与审美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残缺;期待;温馨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75-04

汪曾祺的小说这些年很引起论者们的关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他从人的精神王国中不断打捞着美的、善的东西,并且将这些诱人的美质转换到一种古雅的意境中。”<sup>[1]285</sup>这种看法确实能概括汪曾祺一部分小说的特征,比如像《受戒》、《戴车匠》、《熟藕》等等,这些作品确实有如一幅幅恬静优美的山乡画卷,给人带来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生活的诗情与温馨。但是只要认真读完作者的全部小说作品,就会发现上述单纯“打捞‘美’、‘善’的东西”的作品其实在汪曾祺小说中的比例并不大,汪曾祺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充满了悲伤,这种悲伤来源于一种深刻的生命感受,这就是人生往往免不了的各种各样的残缺,或者如有论者所说的“生命本质的欠然,比如孤独、隔膜、生死。”<sup>[2]</sup>但与一般的悲剧作家不同的是,汪曾祺并不着意于对残缺本身的细腻描绘,并以此引发读者的爱憎情感,他只是点到为止,他的心里其实还在渴望着与此残缺相反的完美,他正是用让人悲伤的残缺来刺激人们的审美感官,从而激发人们对相反的美好一面的渴求。这种渴求也正是作者内心对人生真正的期待。人们常常说汪曾祺的小说执着地追求和谐、温馨和诗意,似乎现在人们就有一种误解,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好

象都是像《受戒》那样充满诗情画意、直接表达出作者心目中人生美好、温馨的一面,其实他有许多作品,包括一些应当算作是非常好的作品都不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而是以写人生的残缺来表达内心的期待,从而实现他“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sup>[3]285</sup>的创作目的,这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别具一格的。

## 一、《鸡毛》:于人生的乖隔中期待和美

《鸡毛》这篇小说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似乎不太引人注意,论者们也很少谈论到它。其实这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有特点的作品,它写出了人生的“乖隔”和“欠然”,但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却并非仅仅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着这般不如人意之处,而是通过他特有的艺术处理,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否定性情绪,即通过对现实情境的否定来表达对与“乖隔”和“欠然”相反的“和美”和“完满”的期待。

小说写了寡妇文嫂在西南联大校园里生活,靠洗衣、养鸡养活自己和女儿,虽然清贫,但却自足和安定。她过她平静的日子,学生们读他们的书,虽然

收稿日期:2008-05-16

作者简介:黄立华(1960-),安徽黄山人,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相互间对生活的理解和未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甚至还能相互帮助,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看到的生活情景。但是,后来的结局却出人意料,性情古怪的金昌焕却鬼鬼祟祟地偷杀了文嫂的鸡,作者没有交代这个偷杀的具体经过,只是侧面地写了文嫂在他床下发现了鸡毛。偷杀的经过并不重要,这对汪曾祺所写的不重情节和故事的小说来说更是如此。他的小说重的是一种氛围,金昌焕的缺德行为从表面来看是对文嫂虽然清贫、但却自足的宁静生活气氛的威胁,实质上则是对作者所一意营构的和谐、温馨的人间情景的破坏。应当说,小说一开始,作者这种愿望就比较明显。他写文嫂的草屋和鸡窝在联大的校舍改建中居然得以保留下来,而“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sup>[1]269</sup>,这一切自然与“联大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sup>[1]269</sup>不无关系,但很显然,对这一切更表赞赏的当属作者汪曾祺自己。因此,他才格外在意任何与这种和美的气氛不相融洽的乖隔之举带来的侵犯和破坏。应当说,作者对金昌焕的行为是愤怒的,但作者表达愤怒的方式却令人玩味,作者在小说最后,以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一句自劝,而且“愤怒终被消解”<sup>[2]</sup>,还有人认为是“善意的微讽”。<sup>[3]28</sup>也许汪曾祺在这里太平静了、太不动声色了,因此就被人认作是自劝一句以后,火就没了。其实作者在这里试图实现一种情感转移,似乎是强迫自己和读者相信生活中的完美总是很难,因为竟然不能改变存在有金昌焕这样的“坏鸟”的可能,但只要把汪曾祺内心对生活的渴望和金昌焕的行为一比较,就知道作者淡淡的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实表达出作者太多的伤感和失望,不要以为作者真的很认同这样的通俗表达,他其实更大程度上倒是把这当作了一种欠缺、一种遗憾,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还是表达出对没有这种欠缺和遗憾的人生和美境界的追求。

## 二、《徙》、《鲍团长》:于人生的寂寞中期待理解

《徙》和《鲍团长》两篇小说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占有一定的分量,都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的某种残缺的“淡淡的哀伤”,从而激发出一种对美好的渴望。具体来说,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一是《徙》里面的高鹏,一是《鲍团长》里面的鲍崇岳,虽然一文,做先生;一武,做保卫团长。但二人的性格和遭遇却颇

有相合之处,即人生虽不通达,但却不自甘堕落,而是依然自尊、自重,怀抱精神追求。看得出来,作者在精神气质上,与这二位也有相通,因此作者对他们是有着很深的同情的。高鹏的遭遇应当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但作者并无意于作这方面的细致剖析和批判,他只是通过写高鹏的性格为人给自己和女儿高雪的一生带来的寂寞和不幸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应当说,本来高鹏的性格和他的遭遇之间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至少在作者眼里,一个充满温馨的社会就应该这样,但事实上,人们还是感觉到高鹏之所以“难以远徙”,实在与自己的落落寡合不无关系。作者的态度并不倾向于希望高鹏应当怎样的随波逐流,反倒是很欣赏他在困顿中的坚守,但人生的残缺之处也似乎正在这里,高鹏竟然不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和接纳,于是终于在寂寞当中困厄一生,看得出来,作者通过高鹏的悲剧,表达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沟通和相互尊重的期待。而《鲍团长》中鲍崇岳的故事则带有一重更广泛的人生悲凉之气。作为一名军人,鲍团长不像以往在同类小说中所看到的那些地方豪强,强悍而霸道,正如汪曾祺小说《八千岁》里的八舅太爷,每天不是忙于搞人,就是忙于搞钱。鲍团长追求的是儒雅的文人之气,作者着重要写的是他内心的那份痛苦。小城里的“名流”们只认可鲍团长在守护地方上的“军人”身份,不肯慷慨地在其他方面对其予以认同,数次的轻慢和冷遇导致其心中的凄凉和郁闷不禁让读者亦为之感觉酸辛。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形象,以前的主流文学不会这样带着同情地去处理鲍团长这样一个身份有问题的人物。作者面对人间生活视野开阔,他对人间苦难的体验、残缺的发现、不幸的悲悯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那些以往常常被忽略的人物身上发现了属于整个人类的某种共同的不幸和悲哀。作者通过描写这种不幸和悲哀从而渴望表达的内心期待也就并非仅仅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对象,比如高鹏如何能得人理解、鲍团长如何能畅心惬意,而是指向整个人间世界,期待着这世界有更多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带来诗意和温馨。

## 三、《小孀孀》:于人生的压抑中期待慰藉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一篇曾经引起非议的作品,就是写于很晚的《小孀孀》,这个小说写的是谢

淑媛、谢普天姑侄溢于伦常之外的相爱,这实在是太过离谱,以至引起有的论者的“邪僻”之斥。<sup>[9]</sup>单看故事的题材就忙于结论显然过于草率,关键要看作者在其中隐含的审美态度。在一个动荡、衰颓的苍凉末世里,作为无力回天的落魄文人,僻居小城的谢普天,也许人生中最难忍受的不是别的,而正是无亲无靠、世态冷漠,在阵阵袭来的寂寞、空虚面前,他的人生会感到怎样的压抑,他会如何看待哪怕些许和片刻的慰藉。并不是说,作者要为他的行为寻找开脱,事实上,小说的结局明摆着的是恰好与此相反。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依然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并非对此仅作一个道德判定那么简单。人生中常常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说得出和说不出的压抑,孤单、脆弱的个体将拿什么来对抗、将从何处去寻求慰藉。也许作者的选材有些极端,但由此产生的艺术震撼也是更为强烈的。姑侄二人“觉得很快乐,又觉得很痛苦。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的心理其实也正是作者对人生的某种领悟,是一种真正的残缺中的期待。在此可以提及的是,作者还有一篇叫《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的小说,小说中的辜家的女儿的命运真可算是不幸。其不幸倒并非全在她为给父亲治病,不得不向王老板和他的大儿子同时出卖肉体,而是当她向真正心爱的二儿子示爱时,竟会受到拒绝。也许在传统的道学家的眼里,这个女人是可鄙的,但作者对她是同情的。尽管她的追求没有结果,但其内心的那份对真情的渴望却是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一个亮点。虽然她的人生是充满残缺的,但你能说,她的心中没有期待吗,而这正表达了作者的期待。

#### 四、《日规》:于人生的颠沛中期待安顺

人生的不幸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外,个体本身常常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厄,使得本来有望安顺的人生变得颠沛不宁,有时甚至会使生命意外地结束,这种冷酷的现实对崇尚“热乎乎的世界”、梦想着“秦少游描绘过的洞天福地”<sup>[7]</sup>的汪曾祺未免太过“欠然”!无论是《露水》里的那一对“露水夫妻”,还是《抑郁症》里的裴云锦,还是《日规》里的蔡德惠都属于这种情形。作者以一种悲悯的情怀,面对着这俗世的种种无可名状的苦难,仿佛在替造物表达着歉疚的心意。就因为作者太爱这平凡的人间、太爱这些平凡、本分的小人物,他理想中的充满

诗意和温馨的日常生活本来就认定了是这些人作真正的主人公。于是,他在这不如人意的现实的残缺之中再一次表露他真诚的期待,这就是《日规》的结尾所描绘的那种令人酸辛的惋惜和假设,“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sup>[10]</sup>是啊,不仅蔡德惠这样的人该好好地活着,还有那一对“露水夫妻”,还有裴云锦等等许多人,都应当安安顺顺地活着。“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sup>[11]</sup>生活在继续,蔡德惠这样的小人物的离去似乎在一般人的生活中激不起什么反应,但“有着一双似乎总是含着梦幻的眼睛”<sup>[12]</sup>的汪曾祺却于这人生的乖蹇有着特别的敏感,他要用他的故事来提醒世人的感觉,用他的悲悯和惋惜来弥补人世的欠缺,进而激发读者的“梦幻”欲求,说到底,还是期待着人生的圆全。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以他当年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有上面提到的《鸡毛》和《日规》两篇,恰恰这两篇,作者都没有正面去写生活的和谐、温馨和诗意,而是写了生活和人生的残缺与欠然,应当说这是十分引人深思的。如果说,作者一生真的在“梦想着秦少游描绘过的洞天福地”,那么年轻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岁月就应是最理想、最恰当的时光。因为建国以后的日子汪曾祺过得并不顺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虽然也有了创作上的自由,但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再怎么开心也不可能超过年轻时学海泛舟、师生切磋的快乐。况且作者又是一个“重回忆”更重于现实的小说家,更可见出作者真要兑现他对读者的承诺:“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sup>[13]</sup>那么西南联大这一段生活该有着怎样重要的分量。事实上,作者确实是对此非常珍惜,十分用心地为人们奉献了上述两个精致的短篇。但作者采用的表现手法,却都是不正面写他想表现的东西,而是通过相反的思路来产生正面要表达的效果。平凡的人物、卑微的生命、乖蹇的人生,但一样有善良的心灵、坚韧的毅力和进取的意念,唯其如此,他们的生命遭遇才更能打动一般读者的心肠;他们的人生不幸才更能够让读者感慨。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作者渴望社会温馨、生活美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生活的信心、信念”的目的才能更有效地达到。正因为这样,作者的艺术表达也就摆脱

和避免了廉价的浮泛,从而真正走向了深入。同时因为作者写的并非真正的悲剧,而是要写“美”和“健康的人性”,<sup>[9]228</sup>他笔下的人生残缺和不幸才“不是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乐观与和谐作为人生的主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sup>[9]229</sup>这里确实有一个艺术表达的灵活性和审美情感的转换性的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汪曾祺的作品“寂寞中有温爱,悲哀里有欢欣,从中透射出美与爱。”<sup>[10]</sup>许多读者和论者似乎对汪曾祺的作品未加深入领悟,常常想当然地对其小说一概而论,因此也就忽略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某些艺术独特性和魅力之所在。这样的结果是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汪曾祺的小说,不能真正明白他关于自己小说创作的一系列自述与他的部分小说表面上的差异和实际上的统一。

## 参考文献:

- [1]孙郁.百年苦梦[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7.
- [2]翟业军.萧然仁者辨[J].文学评论,2004,(1).
- [3]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M]//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4]汪曾祺.鸡毛[M]//汪曾祺文集:小说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 [5]吴宇宏.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M]//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陶红.流于邪僻的文字[J].作品与争鸣,1997,(4).
- [7]胡河清.汪曾祺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1).
- [8]汪曾祺.日规[M]//汪曾祺文集:小说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 [9]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 [10]筱嘉.汪曾祺:小城的寂寞与温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6).

责任编辑:曲晓红

## Beauty of Deficiency—An Analysis of Wang Zengqi's Novels

Huang Lihua

(School of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e former studies on Wang Zengqi's novels are mainly devoted to his depiction of life's peacefulness and harmony, which actually accords with the novelist's own account. However, most of those studies highlight Wang's direct expression. In this paper, the indirect expression in Wang's novels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by figuring out that deficiencies of life are also frequently portrayed to evoke readers' aspiration for happiness and warmth, which largely reveals his lif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pursuit.

**Key words:** Wang Zengqi's novels; deficiency; aspiration; warmth

---

·徽州文化小资料·

### 学 田

学田是古徽州为府学、县学所置的田产。按照官府的规定,学田收入全部入官,以供给府学、县学师生之廩禄,为府学、县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从方志记载看,徽州学田设置由来已久。宋代歙县学田有200亩。徽州府学田经宋代不断增置,到元初已达1888亩。清代康熙年间,府学田160亩,歙县学田263.95亩,休宁县学田283.62亩,婺源县学田235.9亩,祁门县学田94.5亩,地一块、店房九间,黟县学田110.6亩,绩溪县学田59亩12角135步、店屋三间、松树—林。学田的存在,使府、县两级官费师生的生活和学习有了保障,促进了古代徽州的官学教育。